

第57季梧桐的秋是灿烂

木 汀

——

巴黎的夜空
是塞纳河夜晚万种妖娆的波光
我总说故国北京校园里的梧桐叶
要比法国的宽阔
要比法国的绿得明亮
我总说
北语的梧桐树
是莘莘学子梦想之树
是几代北语教师凝聚青春
凝聚心血
凝聚智慧
凝聚奉献的
成长之树
是我们百名远离亲爱的祖国
远离心爱的北语
远离同事和同学们的
想念之树
我总是在灯火阑珊时最后一个离校
眼前悉尼的街道
昏暗中会变得与北京相似起来
我会把蓝花楹的影子
错当成北语梧桐树茂密的枝叶
蓝花楹
朦朦胧胧的蓝花楹
分明是中国的梧桐
是北京的梧桐
是梧桐的北语
我看到了北语熟悉的校园
我听得清徐徐晚风中梧桐叶间的细语
那是北语师生
从课堂到梦乡
沉浸于中国语言神圣殿堂里的声响

二

我们在中国
在我们共同的校园
时刻牵挂着每一个走出国门肩负使命的教师
时刻牵挂着回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北语外国留学毕业生
时刻牵挂着在中华大地传播北语精神的每一位中国校友
……
你们记忆中的梧桐树啊
从最初两棵并列的绿苗
早已长成排排的参天大树
春夏秋冬
梧桐,以直立的躯干
成为学校昂扬向上的赞美诗
梧桐枝头的每一个嫩芽啊
是春天的种子
是秋天满树的金黄
请共同坚信
北语校园中每一棵幼苗
都将成长为北语的葳蕤的树
与北语一道长高长大
与北语一同常青常绿
北语第五十七季的梧桐叶啊
是梧桐第五十七季秋灿烂
里面有千名教师的拳拳之心
有百万学子的信念之光
他们在不同的地区
他们用相同的声音
共同祝福世界美好
共同致敬新时代
致敬新时期的中国

注:北语为北京语言大学简称,是中国唯一一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的国际型大学。

行走在我的祖国

木 木

◎此岸，一池桂花落雪

石澳码头慢慢游走
大约也可以抵达此岸
此岸不着一梅花,不做雪回畔而遇
此岸也不盛玉兰,溢满长安
迎接即将到来的寒凉
珠江畔的冬天,冷热随性
小蛮腰妖娆这季节,丰润着
池边的桂花,一季又一季
寒露似北方晶莹的落雪,桂花飘落
洒满了此岸的珠江,与灯火的
维多利亚,馨香共舞
即使不曾相逢,却共赴
美好的乐章

◎白色的春天

残雪在圆明园结晶,冰封了上百年
四季静白,覆盖着血色的生命和枯竭的灵魂
黑色的幕布与
光的数符,让兽首、琉璃、镜河、园廊
多米诺般的复活,宫廷的神秘与
华美,似污染的海水
漫过了,还未凝结的伤痕
躺卧在北方的北
残缺,契合着最低的位置
那如傲雪的洁白,也如磐石的冥想
每个季节经过,都会更加的寒冷
直到外面尘世的喧嚣,与人之常情的热闹
驻留在历史,声音的回廊
才发现
白色没有冰封
春天已经到来



中 功 品

江南的老宅,就像时间齿轮中掉落下来的碎屑,零星星星散落在江南的各个角落,每当我举起相机,镜头定格在那一瞬间,脑海里就会浮现胡兰成形容民国女子:“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

民国的女子,容貌且忽略其次,那份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却是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回来的绝版,正如江南的老宅,粉墙黛瓦,宛若在素宣纸上铺墨,一种简约到极致的美。

我经常行走于江南古城名镇,更热衷探访那些老宅、故居,当我一脚踏进“民国九十九间半”金陵甘家大院,徜徉在那三百多间屋子的迷宫里,随便绕上几圈,便陷入“迷魂阵”,须臾之间就找不到北了;当我来到“江南故宫”莫氏庄园,跨过那高高的仪门,且看那丈余的落地长窗裙板上刻满了蝙蝠、牡丹等吉祥物,似乎在这小小一扇窗户里头就占尽了人间所有的福气;当我跨入“大宅门”师俭堂,一扇扇精工细琢的雕花门屏朝我开启,走进光影交叠的时空间隙,感受着亮与暗的交替承转,灰墙白瓦之间明清时代的镂空花纹令人产生一种“今夕何夕”的错觉;当我

流连“第一豪宅”胡雪岩故居,惊叹故主人“有钱就任性”地用紫檀木、金丝楠木、花梨木、银杏木……寸金寸木天价打造了这座百年不腐、千载不蛀的府邸,这才是土豪该有的样子。四方的庭院,斑驳的山墙,刻着时光的烙印,老宅,历经了四季,目睹了轮回,似乎也有了灵性。

我打小生长于江南老宅,民国时期,我们家的老宅雕梁画栋、气派不凡,足足占了两条街巷:以门厅、轿厅、正厅、后堂楼、卧楼为中轴线,左右厢房、佛堂、灶间、后花园……中规中矩的江南深宅大院建筑格局,清一色的木板厢房、布满青苔的天井,缄默不语的古井、雕花镂空的窗户、清静庄严的佛堂、郁郁葱葱的美人蕉……于我而言,江南的老宅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节,一种精神上抹之不去的胎记。每次看到它们,就会勾起内心深处的诸多回忆:我站在百岁高龄的屋檐下,抬头仰望对面的阁楼,脑海中浮现出堂兄“一盏孤灯到天明”夤夜苦读的身影;我徜徉于灶间,联想起祖母在煤炉上现包现做喷香四溢的黄金蛋饺,思之不由得垂涎欲滴,那是怎样一种舌尖上的乡愁;我驻足古井畔,想起暑热的童年,将西瓜在井中浸泡上大半天,打捞上来,切成块状,一口咬下去汁水丰盈,透心凉的爽快;最能代表中式院落家族记忆莫过于院子,心安之处即吾家,在我看

欧 阳

要去南城参加一个研讨会,一大早就出了门。

路上行人如常的匆匆,从小学生和他们的背包客,到赶早买菜或上班的各色男女,只有小区大门口杂货店的老板一脸悠闲,她肩斜靠在店铺门头,头歪在立柱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检阅着进进出出的车和人,自家经营的半壁江山——蔬菜和水果,一件也没摆放出来,不知是这些天不让摆,还是老板娘新进的货品没到。

公交车来了。我紧跑两步上车,人并不拥挤,两站后转乘地铁。

地铁车厢里人就多了,人紧挨着人,可各位都不斜视,以一副眼中无人的姿态,面无表情地专注手机。目力所见,只有两个人没拿手机,我之外,还有一坐着没睡眼的女士,是在睡觉还是在养神?应该是养神,我碰着她的鞋了,她翻起眼和我的眼光触碰了一下,没显露是怎么个意思,然后回到原有状态。而我则像贼一样,眼光四处乱窜,偶尔还拉长脖颈凑近人头,看人手机上有啥:啥都有,聊天、打游戏,看字的,还有看画影的……没人把我的贼头贼脑当事儿。这也对,专业的贼不会一副贼样,而是很可能像

阳光灿烂的一天

绅士淑女,在这种场合应该也拿着手机,犀利的眼神全景扫描若干回也不会有人察觉,只有和贼一样眼神独到的警察先生才能锁定那种无色、无形的眼光。

换了两次地铁,抵达目的地。冒出地面,发现街面很干净——说是城南,但在二环以里,是真正的城里。一个穿制服的人在地铁口整理着共享单车,使之整齐有序,一问,原来是市政的职业“整理家”,管着一大片,师傅说不及时弄好会被判定失职。

没带身份证,请柬失去了效用,好在有等候的组织者领着进会场。想不到严肃的研讨会很精煉,那些感觉非常熟悉,但却始终记不住的长篇大论没有想象的多,不到10点半就散会了。“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和媒体联系的女士也很意外:安排了午饭,却没有安排这段富余出来的时间如何浪费。

我已经过了热衷美食的年龄,于是告辞回单位。回程走的是地面,拥堵依旧,感觉开车的比坐地

铁的多,相同里程的路,用了近两倍于地铁的时间才走完,回到单位已经是中午。

临近下班时点,各项工作顺利收官。回家。

回程公交上有不少学生娃同路,有人念了一声“三省吾身”,很奇怪地就把我扯进了一天回溯。说奇怪,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无论是什么时间和状态下,年终总结也在意的我都不会对某一天进行反省,缘由大约是自己所思总有形而上的滋扰,对具体的经验反而不会去总结。

今天,居然在人挤人的车上想起了总结的事。然而,习惯性的思维还是走上了偏路。我忽略了具体的行为和事件,寻思起今日整个身体和心灵活动的意义来,遗憾的是,我始终找不到让自己信服“意义”,这些日常的,几乎充满日常时间的各种生存形态,和山坡上优哉游哉的放牛娃比,更深刻还是更幸福呢?深刻是个鬼魅的概念,而幸福,想象一下牛



我的钱虽然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很像大风刮走的。

赵春青 画

赤脚的记忆

陈 甬

年少的时候,我和许多农村小孩一样喜欢赤脚,漫山遍野地疯跑。说是喜欢赤脚,其实是因为穷没有鞋穿,更是因为不愿穿草鞋。不过,那时农村大人小孩赤脚的随处可见。

草鞋据说是我们老祖宗的一大发明,也是早先农村最常见的、最经济的鞋,是农民外出劳作时常穿的鞋,小孩子长到十多岁也要穿草鞋干农活了,不过草鞋真的是我记忆中最难穿的鞋了。

父亲总是翻来覆去捶打着做鞋用的干稻草或毛笋壳,有时还掺和着一些棉布条,尽量把草鞋做得柔软舒适一些,但草鞋毕竟是草鞋,糙糙的、硬硬的,穿着走起路来,总要被磕碰出几个血泡来,火辣辣的痛。我宁愿赤脚也不愿穿草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穿着草鞋心里总觉得别扭。

小孩子长得细皮嫩肉的,赤脚走路,脚底板经常被小石子或尖刺扎到。每天晚上,母亲常常凑在昏

黄的油灯下极细心地给我挑刺,一根、两根,甚至七八根,挑出来的刺长长短短、大大小小排列在桌子上,母亲看着很是心疼,我反倒觉得有几分甜蜜。

赤脚走路走多了,脚底就会长出了厚厚一层老皮,但脚皮再老再厚也是肉长的,即使长成了老茧,赤脚走路也远没有穿着布鞋那么舒坦,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那种赤脚走路能通经络、强身体的说法。赤脚走在乡间小路上,特别是盛夏和隆冬时节,除了感受一种透心的滚烫或者刺骨的冰冷,其实是没有一丁点诗情画意的,两只脚底板始终都不敢完全着地,只好踮着脚尖跳来跳去,一弯一扭的,像跳着一出笨拙的芭蕾舞。

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一个寒风彻骨的冬天,霜又厚又白,像下过一场小雪一样,生产队里安排去山地里割罗汉豆,确切地说是给罗汉豆除草、松土,我想都没想就光着脚丫出门了,大家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觉得自己好勇敢。

出门没多久,我肠子都悔青了。走在布满霜冻的山路上,一股寒气就从脚底迅速弥漫到了全身,路

上的石子、泥块都冻得特别僵硬,一脚踩下去就像踩在刀尖上,弯弯曲曲的山道似乎比平时长了许多。

慢慢地,我嫩白的小脚丫冻得红彤彤的,又渐渐地冻成紫黑色的了,看着像两块冻坏了的嫩生姜,痛得我真想逃回家去,但又生怕被别人耻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勇敢”下去。

那天的罗汉豆地是背阴的,地旁有一泓山泉在冰面下幽幽地流淌,像一群游动着的小蝌蚪,真有一些野趣,可我已经没有一点心思欣赏这些风情了。一夜呼啸的北风,把罗汉豆地吹成了一方厚厚的冻土,我们山里人称它为萝卜丝冻。冻土层又松又脆,轻轻一脚就踩能出一个冰窟窿,冰碴吱吱嘎嘎响个不停。

我的脚变得麻木了,好像已不是我的脚,像拖着两块小冰坨,一点也不听使唤,人也开始跌跌撞撞起来,戳心的疼痛也全然不知不见了。

太阳终于懒洋洋地露出脸来,周围也有了一些暖意,霜冻开始融化,罗汉豆地变得泥泞起来,两只脚也慢慢地从麻木、紫黑色又变得有些知觉,变得红彤彤了,我的脚又长回来了,可撕心裂肺的疼痛再一次向我袭来。直到正午时分,太阳直直的挂上头顶,大地才变得暖和起来,我也终于缓过神来了。

几时的记忆已有些模糊,但那次赤脚的经历,让我清晰地铭记了一辈子,我也庆幸自己最终选择了“坚持”,有了一种别样的体验和收获。

坚持,成了我一生的信念。

戏园中的一束奇葩——薛家戏台,听着浙行渐近的锣鼓响声和吴依软语的浅吟低唱;我梦见我来到藕园,女主人端坐于三面临池的玲珑水榭——山水间,她扬起纤纤素手,曼妙的琴音流淌开来……我负手站在对面的吾爱亭叩指聆听,如痴如醉……我梦见在花木扶苏、竹影婆娑的艺圃,盛夏之夜,搬一条竹榻至后花园的紫藤长廊下;我还梦见过“陋室空堂,衰草枯杨,蛛丝儿结满雕梁”的凌乱凄凉之景。

我行走在古镇,发现这里的居民把一座座百年明清建筑打造成了一家诗意唯美的客栈民宿,让人仿佛一进入客栈,就像是一脚踏入了另一个空间,那高高的风火墙、满院的爬山虎、深邃的古井……一切仍是那么熟悉,站在幽静的院落里,我的五脏六腑、血液、呼吸似乎都凝固在那些青砖黛瓦之间,夜深人静之际,我躺在红木雕花大床上,似乎能清晰地感受老宅的脉动,聆听到老宅的心跳,此刻,我仿佛成了母体子宫内的胎儿。

我寻找老宅,就像流浪者在寻找家园,那是一种亲情的牵挂、一种精神上的羁绊、一种根深蒂固的乡愁,掺和着百感交集的滋味,这种滋味,不正是我对老宅的感情吗?就像天上的风筝,任凭你飞得再高再远,绳子的另一端仍牢牢攥在放风筝人的手心里。

(大 军 报/东方IC)

背上吹着短笛的牧童,何种状态更幸福?放牛娃比城里竞争的各路豪杰更少焦虑,比我更睡得着觉。

幸福到底是什么模样?不追问了,用人们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幸福”话语来说,假如生命(生活)的追求就是幸福的话,也许还是有一点安慰的,或者烦闷、枯燥乏味的一天不爽,但这种行为目的是为了幸福——挣钱购买幸福生活。

太乱了,我该下车了。

下车走进小区大门,看老板娘,有菜卖就买点菜做饭,吃饱了好继续追求幸福生活。

哈,老板娘和我上午出门时一样,靠在门边,嗑着瓜子。我正觉得好玩儿,就看见她抬起头望天,望了好一会儿。天上有什么?我抬起头也望起来。

天上什么也没有,看上去就是阳光灿烂的样子,原来今天是阳光灿烂的一天,这就是日常生活的意义吧?无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是吗?



中国,我们为您排舞

陈 刚

一双双脚步自秦皇汉武的编钟里涌来
一串串音符自唐宗宋祖的箫笙中飘来
穿越历史的诗词歌赋
穿越火烧圆明园的百年耻辱
穿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终于,有一双脚步从韶山冲走来
以磅礴气势敲鼓混沌的天地
以镰刀收割秋收起义的果实
以斧头劈开赤马饮血的征途
撼天动地的脚步踏破迷雾
终于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一个穿越上下五千年的声音庄严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从此,铿锵的脚步引领风流无数
神州换新颜,当惊世界殊
中国舞台,终于搭建起“四梁八柱”

历史的齿轮驱动激情的律动
愈挫愈勇的民族终有上苍的眷顾
一位从朝天门走出夔门的世纪伟人
用双手拾起中国丢失的钥匙
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宏大序幕
从此,春天的故事在地球村里传颂
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国道路
遇水搭桥,逢山开路开创中国奇迹
三个“代表”,高扬起与时俱进的旗帜
科学发展,浩荡着中国的风骨
百折不挠的中国啊
用富起来的步伐拒绝开除球籍
用微笑讲述中国特色和中国的速度

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吊装和演绎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于是,一双刚毅的脚步从梁家河走来
带着泥土的芳香和庄稼的朴素
任凭世界风云飞渡
瞄准强起来的远方,胜似闲庭信步
英姿飒爽的领跑新时代接力赛
从“顶层设计”到踏石留痕的战略战术
从中国方案到一带一路
中国,正迈着不变的步伐
顽强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信念如初,使命如初

于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一双双舞蹈的脚步啊
坚定地走向星光大道,走向梦想舞台
向一切阻碍的力量,大声说“不”
排山倒海的中华儿女啊
跳起了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排舞
炫亮了无限的风采和力度
炫亮了深深的期待和祝福